



中共金沙县党史

红军资料專輯

红军长征在金沙资料汇编

1935——1936

中共金沙县委党史办编印

前 言

一九三四年秋，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时占了统治地位，再加上李德等人的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指挥，导致了全局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了瑞金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工农红军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我县在历史上有着光辉的历史。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继遵义会议之后，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摆脱了蒋介石调集在赤水河两岸围追堵截的敌人，突破仁、遵封锁线，从我县安底经沙土的江口、梯子岩、大塘河等渡口南渡乌江。然后，经息烽、修文，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中央红军主力却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反革命计划彻底破产，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春，中央红军（含九军团）、红二、六军团两次路过金沙，遍及全县七区一镇，近六十个乡，进行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攻打金沙盐碛、平坝区孙苏琴家猴子洞、石场区王兴仁家鸛子洞，还进行了有名的“菜子场伏击战”，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

人事迹。至今还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广为流传。全县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进行了长征。大部分青年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现在，我们把中央红军（含九军团）、红二、六军团两次路过金沙境内的活动情况，收集整理汇编。由于各方面原因，汇编可能有很多错、漏的地方。请亲身经历的老首长、老领导、各界人士、知情人士为汇编提出宝贵意见。也利于我们进一步写好党史，完善史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可靠性。

在此，向为汇编工作提供文字、文物史料的领导、知情人士、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并请提出批评指导。

中共金沙县委党史办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目 录

一、红三军团顺利进出岩孔·····	(1)
二、主力红军南渡乌江·····	(3)
三、红九军团菜子坳伏击战·····	(7)
四、红二、六军团在金沙·····	(17)
五、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翠华乡 突围·····	(18)
六、播下革命火种、军民鱼水情意深·····	(22)
七、附录·····资料整理人赵正乾	(26)
(一) 中央军委给红九军团的电文摘录·····	(26)
(二) 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回忆摘录·····	(29)
(三) 肖华同志回忆摘录·····	(30)
(四) 王首道《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 回忆片断》摘录·····	(32)
(五) 赵 熔《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的 战斗历程》摘录·····	(32)
(六) 黔北游击队简况·····	(37)
(七) 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战史摘录·····	(42)
1、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长征日记··	(42)
2、突破乌江。在黔(西)、大(定)、 毕(节)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	(45)

(八) 伍云甫日记摘录.....	(48)
(九) 肖锋日记摘录.....	(49)
(十) 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 动给九军团的指示.....	(51)
(十一) 林聂关于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	(51)
(十二) 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52)
(十三) 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	(53)
(十四) 中央党史征委办公室李志光同志在红一 方面军部分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 摘录.....	(56)
(十五) 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摘录.....	(61)
(十六) 康庆长的回忆.....	(68)
(十七) 杨杰同志关于三五年派康庆长 (现名康 西庚) 同志去金沙与红军游击队接头的 回忆.....	(71)
(十八) 调查材料选登.....	(73)
1、红军长征部份.....岳宏福、冯兆荣	(73)
2、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调查附件..... 王小弟、徐承祚	(114)
(十九) 敌伪资料摘录.....资料整理人赵正乾	(125)
1、贵州省档案馆资料摘录.....	(125)
2、四川省保安季刊第一期摘录.....	(134)
中共金沙县委党史编委名单.....	(137)

一、红三军团顺利进出岩孔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当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再返贵州，把大量敌人甩在了赤水河两岸以后，为了争取时间入滇，挥师迅速向黔西北方向前进。途中，原拟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消灭该地敌人。根据敌情的变化，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按照军委新的部署，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红三军团从泮水出发，经水门坎、后坝、铁厂溪等地到达沿厂后，兵分三路进驻离打鼓新场仅二十华里的东北方向的遵义县属的岩孔（今金沙县属的岩孔区），守敌黔军王家烈二十五军犹禹九部的一个营，眼看红军兵多将广，就从箐口风吹坝方向仓惶逃跑了。

我军占领岩孔后，分别驻灯杆堡、石笋沟、塔脚、文峰寨和岩孔街上。

部队一驻下，一面派人到街上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并委任街上的干人杨云鸾为岩孔区临时区长，要杨向群众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自己的子弟兵，是帮助穷人翻身解放，打土豪、分田地，让群众过好日子的，不要害怕，不要乱跑，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该做活路的照常做活路。红军指战员们在街上公买公卖，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很受感动。胡明斋、黄志和、杨树云等几位当地老人主动给红军当向导，带红军指挥员到白云山等地去观

看地形和了解敌情。

红军还派出部队攻打岩孔附近的寒婆岭、营盘山、高洞等国民党二十五军驻地，未遇抵抗即占领了营盘山，将敌军修的两个哨棚烧毁，龟缩在高洞的几十名乡丁，见红军英勇无敌也就不敢动了。

岩孔由于地形呈小盆地状，四周高，中间低，只两条道路可外出，容易被堵塞封锁，不宜屯兵，因此，军团领导决定，当天黄昏前就率领部队离开岩孔，到永安乡（今金沙辖地）干河坝宿营。

三军团占领岩孔而突然离去，以及其他军团的行动，敌人误认为我军要进攻打鼓新场等地，急忙调兵遣将，妄图消灭我军。仅就三军团的撤离，国民党103师师长何知重连续向其上司陈诚发出电报：一会说红军“似有向新场进窜之样”，一会说红军企图“由岩孔经大河坝”袭击犹禹九部。于是，蒋介石随即电令：“……此种情势，周可截击（按：周浑元），吴可追击（按：吴奇伟）王可堵击（按：王家烈）孙可追击与截击（按：孙渡），郭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按：郭勋祺）。假使各部均用此法，努力遵命，实歼灭良机也，希妥速办理为要”。

红军在岩孔的行动，使蒋介石对我军实际意图捉摸不定，敌追剿部队处处被动，处处扑空。

二、主力红军南渡乌江

一九三五年，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城。在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毛主席受命于危难时刻，领导着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奋斗的三万中央红军，进入赤水河以东地区，准备由川南北渡长江。这时，蒋介石急忙调动四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妄图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小地区。当时的形势万分危急，毛主席当机立断，红军暂缓北上，西渡赤水河。蒋介石只好重新部署三省军阀向我追截包围，而我军趁敌疲于奔命之机，在扎西得到短期休整。在敌人即将总攻合围的前夕，又突然回师东进，再渡赤水河，并选择薄弱环节——贵州军阀防地开刀，一举攻克娄山关，歼敌八个团，再进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正当蒋介石感到“奇耻大辱”搬来“堡垒主义”的时候，我军又来一个全军大佯动，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更加深信不疑红军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亲自于三月二十四日飞往贵阳坐镇“督剿”，亲自拟定“聚歼”计划，调薛岳部至川南堵击，严令川军于叙永一带固防，组织川、黔、湘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队五路纵队向仁怀齐头并进，又调滇军自毕节尾追，并在遵义以西，赤水河以东大筑碉堡群，调兵遣将，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中央军委令红五军团吸引川军郭勋祺部向古蔺尾追，又以第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造成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的

错觉，在古蔺一带游击（因为当时蒋介石既怕红军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又怕中央红军回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又从红三军团抽选四百余人，派师政委徐策同志率领，在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牵制迷惑敌人，（这支红军游击队转战至当年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摘自彭德怀自述一文）而大部队却秘密折转向东，于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分别从太平渡、淋滩、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四渡赤水河，再进入贵州。接着红军经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田（花茂田）等地，于敌军间隙中迅速南下，在枫香坝、白腊坎一带插下直达底坝，突破敌人仁、遵封锁线，将大部敌人甩在赤水河两岸。三月二十七日，中央红军在苟坝分兵，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黔北地区游击牵制敌人外，全军南渡乌江。

红军自底坝出发到达大庙场后，即分为左右两路前进：左路：由底水河进入打鼓新场（今金沙县）的湾子场到沙土。在此，以一部分经文家田坝、三丈水进抵乌江北岸梯子岩；一部分去狗场（今沙土区中心乡），经翁贡水、后山达乌江北岸江口。右路：二十八日由偏岩塘过河，达打鼓新场的官村之后，除一部走湾子场与左路会合前进外，大部分走洋马田、老木孔到大岚头。在此，即分两路前进：一路走狗场到翁贡水；另一路走安底经长坝到翁贡水。两路在此会合后继续前进，经后山抵达乌江北岸大塘河和江口等地。

正当红军各路部队分别抵达乌江北岸之时，沿江对岸手扒岩、观音岩等隘口已有敌军驻守。守敌系薛岳所部的一营人，早在一个月前就来到的，构筑了坚固的堡垒，把可供渡江的船只和可以登陆的道路全部破坏和封锁了。乌江江面并

不很宽，然而水流湍急，礁石层出。江对岸是笔直的峭壁悬岩，石壁上，有一条锁链似的，从悬岩上挂下来的羊肠小道。离江面约五十公尺高的地方，有两根树木架成的一座悬桥。桥头上是一个石洞，大约有一个班的敌人据险扼守着这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通向山顶的唯一孔道。敌军自以为有天险可守，企图阻红军于乌江北岸。

红军三月二十九日先期抵达北岸江口的先遣部队由一军团一师第三团担任，军团工兵连配合三团执行先遣任务。一到江边，顾不上吃饭睡觉，即紧张地砍伐竹子，结扎竹排，作渡江准备。

经过侦察，红军先达部队决定趁敌尚未发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强渡乌江。一营前卫分队到达乌江边五华里处即伪装起来向江边运动，但被敌人发觉，因此便改偷袭为强攻。一营的一个排担任先遣渡江任务，准备工作既紧张而又短促。全排干部战士在火力掩护下，坐上竹排就向对岸划去。对岸敌人疯狂地向竹排射击，竹排在惊涛骇浪中沉没起伏，半小时后，不但没有渡过去，反而又漂回北岸来。日间强攻难以奏效，于是，决定夜战。

黄昏后，天气突变。一刹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江水疯狂的咆哮声。天气的突变增加了红军渡江的困难。但是，这对敌人也起了麻痹作用。夜晚十点钟，在暴风雨的掩护下，白天渡江未奏效的那个排又登上了竹排。竹排先拖到预定登岸的上游，竹排放出后，顺流斜划而下。瞬时，即消失在黑暗中。经过同江水的顽强搏斗，全排勇士胜利登上南岸。他们派出三个战士进行侦察，终于找到了石壁上的那条小道。三个战士用绑带、米袋

结成绳子，顺着石壁间的小路向山上攀登，借着风雨的呼啸声的掩护，悄悄摸到了吊桥边，借着雷电闪光，战士们看到了倦伏在桥头洞口的敌哨兵。几颗手榴弹同时扔了过去，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狼叫似的喊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没命地滚下山去。

占领了这一险要隘口，打通了通向南岸山上的孔道，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源源过江。到早晨三点钟，已渡过了一个连，随即以小分队分散运动至离敌主阵地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隐蔽下来。敌人遭到突然打击，弄不清多少红军过江，山头堡垒一失，便慌作一团。天拂晓时，红军实行突然袭击，当即消灭敌人一个连，接着迁回到下游几个渡口，歼灭了沿江守敌一个营，随后又打垮了王家烈增援部队二个营，活捉一个敌营长。

在红军先遣部队过江摧毁敌人江防据点之后，立即巩固登陆场，掩护江北红军主力在梯子岩，大塘河、江口等渡口架设浮桥。于三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随红军主力胜利南渡乌江，进到息烽西北地区，然后，经修文向贵阳方向前进。同时，电告留在乌江北岸马鬃岭、长干山一带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南进的九军团随主力过江。

红军到达沙土牛路口，打了大地主刘佐周家，并将其浮财分给贫苦穷人。三月三十一日，钱壮飞同志英勇牺牲（摘自戴镜元日记）。

三、红九军团菜子坳伏击战

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为了摆脱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川、黔交界的赤水河畔展开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把蒋介石调集的大部分敌军甩在赤水河两岸。为了实现南渡乌江的计划，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在苟坝分兵，并在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接连电令原留守乌江北岸的红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一带），以马鬃岭为枢纽，分别在长干山、枫香坝等地活动，伪装主力，诱敌北出，牵制周浑元、吴奇伟部，以掩护红军主力南进。三十日，我前卫一军团已突破乌江。军委及三、五军团即将过江。此时，军委电令九军团逐次向南移动以掩护大军过江，同时表扬九军团的钳制任务完成得很好。四月初，军委又电令九军团务于三日上午八时前赶到沙土尾随主力过江。且言，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北上，并向红军渡河点逼近。

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渡口是沙土的梯子岩、大塘河、江口，这几个渡口最近的距沙土也是三十多华里。九军团虽然接军委指示向南移动，此时，仍在枫香坝、白腊坎一带，离沙土也是八、九十里远的距离。九军团由于要收拢部队向南移动，行军路线又是敌封锁线以内，再加上此时有好几路敌人已由原驻防地点向乌江边推进，九军团随时可能与敌人遭遇。因此，行军路线必须选择小路或走湾道。加之，那几天

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山道崎岖湿滑，在敌人空隙中冒雨夜行。夜晚又不能点火照明，只能摸黑行走。尽管日夜兼程，待赶到沙土时，已是三日的下午二时左右，超过了规定时限六个多小时。九军团派侦察分队到主力渡江的渡口去联系，侦察分队回来报告：由于军委规定的时限已，过留守浮桥的部队已将浮桥破坏，并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的先头部队沿乌江上游迎面而来，距沙土已经不远了。

九军团领导立即向军委请示今后行动。军委下午八时才电示：“向沙土、底水以东隐蔽”。当时，九军团处境确实十分险恶，前面大江拦路，侧面吴奇伟、周浑元纵队五个师扑来，后面有黔军魏金镛，川军郭勋祺三个旅追来。九军团即连夜行动以脱离险境，按照军委指示先向沙土东北急进。走出二十里以后，又折向西北。蒋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为了急于渡过乌江去尾追红军主力，早些赶到贵阳护蒋介石的驾，未发现九军团的行踪，而直奔上游的黄沙过江。九军团总算摆脱了乌江边的险境，向黔西县属（今金沙县）的老木孔方向前进。

九军团于四月四日下午五点钟到达了老木孔（今木孔乡）。从沙土到老木孔相距才三、四十里，为什么走了一天一夜呢？因为先向东北，复折西北，以飘忽不定的行动迷惑敌人，而且道路崎岖湿滑。九军团从马鬃岭昼夜兼程赶到沙土，又从沙土昼夜兼程赶到老木孔，连续几天昼夜行军，部队十分疲惫，急需在老木孔稍作休息才准备行动。不过，一支孤军在敌人包围圈内行动是要倍加提高警惕的。部队刚驻下休息，老木孔河那面山头上发现敌人，当地农民又报告：黔军犹国才部的魏金镛师（三个团）正从鸭溪向老木孔开来。

九军团见严重的敌情出现，便立即离开老木孔，向南走了二十来里，又进一步侦察证实追敌确实是黔军魏师三个团。而面临的问题是悄然离去还是向敌反击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介绍敌情，研究敌情，把敌我双方的情况都作了透彻的分析，虽然敌人重兵已经逼近，如果不反击它一下，敌人会更猖狂地继续盯住穷追，则这支连日行军的疲惫之师，要想摆脱敌人就很困难了。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还在会上作了动员，连队干部均是井冈山上下来久经考验的，都同意给予追敌一个狠狠的回击，挫败追敌的嚣张气焰。为此，军团领导决定伏击追敌，狠狠打击，并拟定了作战方案。

部队当晚宿营在老木孔以南二十多里的洋马田一带，选择了洋马田上面地名菜子坳的地方为伏击地点。菜子坳地处湾子、石榴、天堂、木孔等地的交界，方圆十多里。山上大树林立，灌木丛生，成片的竹林长势稠密，道路从山林间蜿蜒穿过，是打伏击的有利地形。

这次伏击战的兵力部署是：九团放在正面，七团为右翼，八团为左翼。一待中间的九团打响后，七、八团从两翼包抄。而且，九军团的领导对这次伏击战的攻击重点选择也十分适当。不打敌人的战斗部队，即不打前，也不打后，专打敌人的师部和指挥机关。这叫“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一旦把敌人的师部和指挥机关打垮，敌人指挥必然失灵，敌将不战自乱。然后，来一个乘胜猛追，打垮其余部队。为了防止万一，战斗打响后把乌江边的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吸引过来，还从七团抽出一个连，由七团蒋副团长率领，在东南方向距主阵地约十华里的山头埋伏监视乌江的吴、周纵队。

四月五日拂晓，部队即进入阵地，一直等到八点多钟，敌人的尖兵部队才到。他们以为红军主力早已过江，江北的那支小部队也早已追随主力过江了，万万没有想到九军团恰恰在这里等他们哩！士兵们大摇大摆地，若无其事地，有的还大背着枪走过去了。接着是一坨一坨的马坨子，杂乱和拥挤地向前赶路。从上午八点钟一直等到十一、二点，敌人的战斗部队才过完。接着便是杂乱的队伍，有骑马的，乘坐滑杆的，抬担架的，挑担子的，还有骡马坨子的。

九军团指挥所见时机已到，立即发起攻击信号，集中在军团指挥所的十几名司令员一起吹响威武的冲锋号，罗炳辉军团长亲自率领部队冲击。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完全忘记了连日的疲劳，从灌木丛和竹林中一跃而出，尤如神兵天将，从天而降，满山遍野杀声震天，刀光闪闪，密集的弹雨发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一下子把敌人打得发懵了，乱作一团，哭爹喊娘，四处奔跑，抬滑杆的甩掉滑杆上的太太，挑担子的甩掉担子，兵不知官，官难找兵，互不相顾，拚命逃跑，吓软了的，跑不动的干脆跪在地上高举双手等待当俘虏。

敌人的“头”一断，指挥便失灵了。七、八团乘机从两翼包抄，一阵猛打猛冲，将敌人如赶鸭子似的赶得满坡满沟乱跑、乱窜。敌人已经过去的那个团妄图调过头来反扑，向九军团指挥所前的阵地发动攻击，几经反复又被九军团冲垮。后面的那个团刚进入伏击圈内，一阵枪响后，看见前面的部队象潮水般的败退下来，立即组织了十多挺轻重机枪火力，企图负隅顽抗。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摧毁了敌人火力点，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战斗进行到黄昏全部结束。这一仗击溃了黔军犹国才部的三个团，摧毁了敌师部和指

挥机关，敌师长魏金镛也负了伤，使这股敌人短期内失去了战斗力。这一仗缴获枪枝一千余件，俘敌一千八百余人，敌伤亡三、四百人。战斗结束后，打扫清理战场、安置了双方负伤的伤员，对俘虏进行了宣传教育，对不愿意当红军的发给路费准予回家，把缴获不能带走的枪枝、物资成堆用汽油烧毁或把枪枝摔坏分散埋藏。

这次战斗打得好，敌人指挥机构受到重创，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使敌人一时无法组织反扑，战士们都十分激动，似乎把几天的行军疲劳全丢掉了，到处洋溢着九军团官兵相爱亲如手足的阶级兄弟感情和胜利后的喜悦。

九军团于四月五日当晚又折回老木孔宿营。鉴于周围敌情严重，防止敌人反扑，六日拂晓即离开老木孔向黔西北方向疾进。同时，军团去电向军委汇报战斗情况，并请示部队去向。

四月六日，部队翻越倒压大山到泮水，经石桥、罗村，于下午五、六点钟到达遵义县岩孔区（今金沙县属）的大平子、余家湾和打鼓新场的顺河乡（今平坝区八角、龙里乡）的里毛、水碾、店子上，黄泥堡、打柴沟、小水沟等一带，当晚即在这里宿营。翌日，接军委：“关于九军团向毕节大定前进”的电令。大约早上八、九点钟吃了早饭，九军团即出发到平坝。由平坝王伦久带路到柿花树，然后经黑笋沟、回龙、烂坝，下午四、五点钟到石革闹（今石场区）。当天还打了王兴仁家的鹁子洞。九军团在石革闹住了一晚上，在街上写了很多“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武装起来”等标语，进行宣传活动。八日，九军团由石革闹经天星腰线岩（现长征电站）、太平场去大定（今大方县）县属长